

高名凯译文集

13

外省伟人在巴黎

《幻灭》三部曲之二

(法) 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HAIKOU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高名凯译文集

13

外省伟人在巴黎

《幻灭》三部曲之二

(法) 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Hailuo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鲁先、巴尔吉顿夫人、姜迪、阿尔柏尔丁（女仆），大家都一句话也没有说到这次旅行的事；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人们不断的来，却使等待私奔的一切快乐的情人觉得这旅行是非常的讨厌。平生第一次到驿站去的鲁先，非常惊异的看着他预备一年费用的数目，差不多就整个的花在自安古莲到巴黎去的路途中。正如一些有稚气的温存和才干的力量的人一样，他对于这些新的东西就发出他那错误的幼稚的惊愕。一个男子坦白的让女人看出他的感情和他的思想之前应当精细的研究她。一位又温柔又伟大的情妇会对稚气的举动微笑而了解；但是只要她有些微的虚荣心，她总不会宽恕他的爱人做出小孩子的、轻薄的、渺小的样子。很多的女人在她们的爱好之中都是太夸张的，她们总要把她们的偶像看作一位上帝；然而，那些为男子本人而爱他，不是先为她自己而爱他的女人们，却能够崇拜男子的渺小的地方，正如男子的伟大的地方一样。鲁先还没有猜出巴尔吉顿夫人的爱情是和她的骄傲相连接的。他错误了，因为在这次旅行中，当他没有忍住而凭着出穴的小鼠一般的可爱的举止来自由行动的时候，他并没有对自己解释路易丝所发出的几个微笑的原因。

黎明之前，旅行的人们就在埃栖尔街的格伊亚尔·布瓦饭店下车了。两位情人是这样的疲倦的，甚至于路易丝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睡觉，而且也就睡觉去了，不过并不是没有命令鲁先去开



她的寓所上面的一间房子罢了。鲁先一直睡到下午四点钟。巴尔吉顿夫人让人把他叫醒去吃饭，他知道时刻，就赶快穿好衣服，在一间丑陋的房子里找到路易丝。这房子简直是巴黎的耻辱。在巴黎，虽然人家说是如何的漂亮，却找不到一个旅馆可以让富有的旅行家觉得是住在自己的家里似的。虽然因为突然的醒来眼睛里不免有点昏暗，鲁先却在这寒冷而没有阳光的房子认不得路易丝。这房子的窗帘是变了色的，擦油的石板地似乎是很可怜的，这里的家具都是用过了的，都是没有什么兴味的，都是旧的或拍卖买来的。事实上，有许多的人一旦离开了给他们当框架的那些脸孔、那些事物、那些地方之后，就不能再有同样的姿仪、同样的价值。那些活生生的姿容有特殊的气派，正如佛兰德图画의 浓淡配合法是画家的天才要给他们所画的图像一个生气时所必要的一样。外省人大体都是这样的。其次，巴尔吉顿夫人显得庄严，比这没有障碍的幸福开端的时候所应有的更为庄严、更为沉思。鲁先不能够埋怨：姜迪和阿尔柏尔丁伺候他们。餐宴已经没有外省的餐宴那样的丰富、那样的佳美。一盘一盘的菜是在间断的默想之中从隔壁的一间餐馆端来的，菜的分量很少，他们觉得是让人家薄给了。巴黎在这些小事上并不美妙，小康之家的人们是在这些地方受罪的。鲁先等着饭吃完来问问路易丝，因为路易丝의 态度的变迁有点莫名其妙。他一点儿也没有弄错。正当他睡觉的时候，一个严重的事态突然的降临，因为思考是精神生活的变故。

下午二点钟的时候，查特利到旅馆里来，叫醒了阿尔柏尔丁，对她表示他要见见她的主妇；好容易让巴尔吉顿夫人梳妆之后，他又来了。自以为是瞒住了人，只被查特利这个简单的出现而引起好奇心的阿纳斯就于三点钟左右接见了查特利。

“我冒着官方的责罚的危险跟着您来，”他说着，给她行了敬礼，“因为我预先看出您所要做的事。但是，我得丢掉我的地位，



至少可以使您不至于灭亡，您！”

“您是什么意思呢？”巴尔吉顿夫人叫起来说。

“我知道您爱鲁先，”他用一种谦缩的神气接着说，“因为为爱一位男子就得对任何东西都不加思索，对任何的社会习惯都不加考虑，您，您这个懂得这样清楚这些事情的人就这样的干！您相信当人家知道您和一位青年人从安古莲私奔出来，特别在巴尔吉顿先生和商都尔先生决斗之后私奔出来的时候，埃斯巴尔夫人或其他任何巴黎的权贵客厅能够接待您吗？您丈夫移居埃斯卡尔巴颇有分居的神气。在这种情形之下，男子汉总要开始为他们的夫人而决斗，再让她们自由。您就爱吕崩柏礼先生吧，您就保护他吧，您就为他而做一切您所要做的事吧，但是千万不要和他住在一起！如果这里有人知道你们是在同一辆车中旅行的话，您所要看的社会一定会用手指您。并且，阿纳斯，请您不要为这个您还没有拿他和别人相比较的男子而做出许多的牺牲。这位男子还没有经过任何的试探，如果他在这里找到一位巴黎的女人，觉得对于他的野心更有用的话，他会把您忘记了的。我不是要破坏您所爱的人，但是我请求您允许我叫您把您的利益放在他的利益之前，而对您说：‘请您研究研究他！请您认识认识您的举动的重要性。’如果您碰到闭门羹，如果贵妇们拒绝接待您，至少您对于这些牺牲不会有任意的后悔，只要您想一想，您所为他牺牲的这个人值得您去牺牲，而且懂得您的牺牲。埃斯巴尔夫人又是矜持的，又是严肃的，因为她自己也和她的丈夫分居，然而社会上的人却研究不出他们所以分离的原因；但是拿发莲一家、布拉孟一楚夫利一家、勒农古尔一家，她的一切的亲戚们都围绕着她，大模大样的女人们都到她的家里来，非常尊敬的欢迎她，好像错处都是在她的丈夫埃斯巴尔侯爵方面，不是在她那一方面似的。第一次您去看她之后，您就可以承认我的意见的正确。当然我可以



给您预言，因为我认识巴黎：如果侯爵夫人知道您和一位药师的儿子（如果他不愿意做药师的儿子的话，就说是吕崩柏礼先生吧）一块儿住在格伊亚尔·布瓦饭店的话，您一到她的家里，就会觉得失望。您会在这里碰到比阿美利还要奸刁、还要滑头的对手，这些女人不会不打听您是谁、您是哪儿人、您从哪里来、您做些什么事。我知道您以为您可以守秘密，没有人知道；但是您这种人不能不让人家知道。您不是要到处碰到古安莲的人吗？来给议会举行开幕典礼的就是查兰特的议员们；在巴黎度假期的就是驻防军的将军；只要让一个古安莲的居民看见了您，您的生活就要非常可怕的停顿；您就除了当鲁先的情妇以外什么也不是了。如果您需要我帮您什么忙的话，我就住在税务总局局长的家里，圣奥瑙利镇大街，就在埃斯巴尔夫人家附近两步。我相当认识卡里几安诺大将夫人、塞利西夫人和内阁总理，我可以给您介绍；但是您可以在埃斯巴尔夫人家里看到许多的人，您也就用不着我了。您不想到这个那个客厅去，但是一切的客厅都希望您去。”

查特利居然能够一直的说，没有让巴尔吉顿夫人来打断他：她很受他的正确的观察的感动。古安莲的王后的确想守秘密不让人知道。

“您说得对，朋友，”她说，“但是怎么办呢？”

“让我给您找一个合适的、有家具的寓所，”查特利回答说，“您就可以比住旅馆省钱，同时也就算是有了您的家；而且如果您相信我的话，今天晚上您就可以到那里去睡觉。”

“可是，您怎么知道我的住址呢？”她说。

“您的车是容易认识的，而且我是跟在后面来的。在塞夫尔地方，您的车夫把您的地址告诉了我的车夫。您不允许我当您的管家吗？我一会儿就给您写出我要安置您的地方的名字。”

“好吧，就这么办吧。”她说。



这句话什么意思也没有，却说出了一切。查特利男爵是用社会的语言对一位社会中的女人说话的。他一身显露着华丽的巴黎的服装，他是坐着一辆配搭整齐的两轮轻车来的。偶然间，巴尔吉顿夫人走到十字窗前思考着她的地位，她看着这位老年的花花公子走去了。一会儿之后，忽然醒来穿好衣服的鲁先就出现在她的眼前；他穿着一条去年所做的南京紫花布的裤子和一件讨厌的小礼服。他是美丽的，但是却穿得太滑稽了。把挑水夫的衣服穿在柏尔维德尔的阿波罗神像上或是安特奴神像上，您还能够认识希腊或罗马雕刻家所刻的神像吗？在心坎来证实这个机械的判断之前，眼睛已经在那里做比较的工夫了。鲁先和查特利的对照是太突如其来的，这不能不打击路易丝的眼睛。当六点钟左右吃过晚饭的时候，巴尔吉顿夫人给鲁先做了一个暗号，叫鲁先来到她的身边，坐在她所坐的一张印有黄色花朵的棉布所制的安乐椅上。

“我的鲁先，”她说，“你的意见不是说如果我们做了一桩要杀害我们两个人的疯狂的事情的话，我们就有理由来设法补救吗？亲爱的孩子，我们不应当一块儿住在巴黎，也不应当让人家怀疑我们是一块儿来的。你的前途是大大的依赖于我的地位的，我不应当用任何的方法来放弃他。所以，自今天晚上起，我要到离此不远的地方去居住；但是你可以住在这旅馆里，因此我们可以每天见面而不至于让人家找出什么闲话来说。”

路易丝给鲁先解释社会上的规律，鲁先睁着眼睛。他不知道寻思到疯狂上面来的女人同时也会寻思到爱情上面来的，他懂得他已经不是安古莲的鲁先了。路易丝只对他说到她自己，说到她的利益、她的名誉，说到社会；并且为着解释她的自私起见，她却想方法使他以为这所说的都是属于他自己的问题。他对于路易丝已经没有任何的权利，路易丝又突然的变成巴尔吉顿夫人了，而且更严重的是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力量了。所以他就不能够忍住



眼中流出的粗大的泪珠。

“如果我是您的光荣的话，您还不止是我的光荣而已，您是我的唯一的希望，您是您的整个的前途。我明白了，如果您帮助我成功的话，您也得促进我的不幸，因此我们也就已经这样的分离了。”

“您批评我的行为，”她说，“您不爱我。”

鲁先用这样苦痛的表情瞅着她，使她不能够不对他说：

“亲爱的小孩子，如果你要的话，我就留在这里好啦，不过我们大家都要毁灭，大家都要变成孤单无人救援。但是，如果我们都变成悲惨而被人拒绝的话，如果我们将来要因为失败而被人丢到埃斯卡尔巴去的话（因为我们得预见一切），你要记住，我的爱，我已经预先看到这个结果，我已经给你提议要依据社会的规律来服从他，而达成功。”

“路易丝，”他一边回答，一边吻着她，“你这样的贤慧把我吓坏了。你得想想我是一个孩子，我是整个在你的意志之下而被弃的。我，我要胜过许多男人，许多强有力的东西。但是，如果我能够因为你的帮忙而比较更快的成功的话，我一定能够很幸福的因为你而得到我的一切财富。对不起！我一切都依靠你而不怕一切。在我看来，分居就是被弃的先兆，被弃就是死亡。”

“但是，亲爱的孩子，社会并不要求你多少东西，”她回答说，“这只是在这里睡觉的问题，你可以整天在我家里，免得人家找岔子来说话。”

只有几句妩媚的话就把鲁先平静了。一个点头之后，姜迪就送来查特利的条子，对巴尔吉顿夫人说他已经在鲁森堡新街替她找到一个寓所。她就叫人解释这条街道的地位，说是离埃栖尔街不算远，就对鲁先说：

“我们是邻居。”



两个点头之后，路易丝就登上查特利派来接她到她家里去的车。这个寓所是由家具商人排上家具，是租给有钱的议员或是暂时来巴黎的要人住的那些寓所之中的一个，他是华美的，但却不方便。鲁先十一点左右回到他的小小的格伊亚尔·布瓦饭店去，他只在巴黎看到鲁森堡新街和埃栖尔街之中的圣奥瑙利街的一部分。他就睡在他的悲惨的小房子里，他不能够不把这房子和路易丝的伟大的寓所来做一个比较。正当他离开巴尔吉顿夫人的家的时候，查特利男爵到来了，他是从外交部长家里回来的，全身穿着华丽的跳舞衣。他来报告他所给巴尔吉顿夫人定下的契约。路易丝颇为不安，因为这奢侈把她吓坏了。外省的风气最后就在她的身上反动了起来。她变成非常小心于计算的；她是有头有绪的，所以在巴黎她就要变成一位吝啬的女人了。她带了差不多两万佛郎的钱，是税务总局局长所开的支票，她打算来弥补四年的开销的超出额；她已经害怕这数目不够用，害怕要欠债。查特利告诉她，这个寓所每月只花六百佛郎的租金。

“这够寒酸的，”他看见阿纳斯的发抖，就这样的说。“您可以自由应用一辆车，每月车租五百佛郎，一共才五十路易。剩下的只是您的服装了。看见上流社会的女人不能够不这样的安排自己。如果您要使巴尔吉顿先生当税务总局局长的话，或是要给他在王宫里头找到一个地位的话，您就不能够太寒酸气。在这里，人家只把东西送给有钱的人。您非常侥幸。”他说，“有姜迪陪着您，有阿尔柏尔丁给您穿衣服，因为巴黎的仆人是够麻烦的。您不要常在家里吃饭，因为您已经投身在社会里。”

巴尔吉顿夫人和查特利男爵谈论巴黎。查特利告诉她当日的新闻，在巴黎不可不知道的成千的事情。他马上就给阿纳斯一些指导，告诉她应当去买东西的商店：他指示她要买无边帽就得到黑尔保尔商店去，要买有边帽和头巾就得到儒列特商店去。他给



她写出可以代替维多林的裁缝铺的地址，最后他又使她觉得有解脱安古莲气的必要。然后他就用侥幸找到的最后的机智走出去了。

“明天，”他不大在意的说，“明天我一定要在那一间戏院定一个包厢；我要来带您们去，您和吕崩柏礼先生，因为你们一定要让我给你们两个人献出巴黎的敬礼。”

“我没有想到他的性格这样的大方。”巴尔吉顿夫人看见他也要请鲁先，自己对自己这样说。

六月这一月，大臣们不知道如何处置戏院的包厢；议员和他们的选举人就收成着他们的葡萄或监督他们的收获，他们最难应付的熟人不是在乡下就是在旅行。所以，这时期巴黎各戏院的最好的厢座都只好接待一些外客，是老巴黎人不会再看见到的，这些客人让群众看来有一个旧地毯的印象。查特利已经想过在这种环境之下他可以不必花多少钱就能够给阿纳斯预备一些最能饵诱外省人的娱乐。第二天早上，鲁先第一次来，却找不到路易丝，巴尔吉顿夫人出门去购买一些不可缺少的东西。她去找几位尊贵而著名的人物，请教她们关于查特利对她说过的女人的服装问题，因为她已经给埃斯巴尔侯爵夫人写信通知她的到来。虽然巴尔吉顿夫人对于自己很有自信，因为她曾长时期的出过风头，但是她却只怕显得乡下气。她相当的机敏，知道女人间的关系第一次的印象最为重要；而且虽然她知道努力立刻就把自己安放在埃斯巴尔夫人一样的高等社会的妇女的水平之上，然而她却觉得有一开头就得受到人家的欢迎的必要，特别希望不要错过任何成功的成分。所以，她也让查特利知道她对于他教她如何和巴黎的高等社会相调和的方法所有的无穷的感激。凑巧，侯爵夫人正好是在喜欢为她的丈夫的亲戚尽些殷勤的情况之下。埃斯巴尔侯爵没有任何的外表的原因却隐退了起来；他不管自己的事情，不管政治上的事情，甚至于不管家事和他的妻子的事。侯爵夫人于是就变成



自己的主子了，她觉得有使社会赞成她的必要；所以她很高兴能够在这种情形之下来代替侯爵，来当家族的保护人。她要夸张这种当家主的权威，因而能够使她的丈夫的错处变成特别的明显。她就当天给巴尔吉顿夫人，纳格礼柏里斯安人回了一封最动人的信，格式是这样的美丽，甚至于需要许多的时间才可以认识内容的空虚。

“她很高兴有一个机会能够使她所听到的一位人接近她的家庭，她希望这位人能够知道她并不愿意在这世界之上找到任何让她更爱的人，她这样的希望，因为巴黎的友谊是不坚固的；并且如果这不实现的话，这也不过是要和其他的幻想埋在一起的一个幻想而已。她是乐意帮她的表妹的忙的，如果她不是不舒服留在家里出不了门的话，她一定要看她的表妹去；但是她已经认定这位表妹怎么样的想她，她已经是怎么样的感激她了。”

当他第一次在各大马路和和平街流荡的散步的时候，正如一切新来的人一样，鲁先所注目的是街头的景物，而不是人。在巴黎，一般的民众第一个关心的就是店铺的繁华、房屋的高大、车辆的来往；极端的奢华和极端的悲惨的不断的对照，是第一个令人注目的。他是这一群人里头的陌生者，被一群人愣住了，这位富于幻想的诗人觉得自己是越来越渺小了。在外省享有某种名望而而在外省每一举步都遇有一个证明他们的重要的证据的人们，对于这整个的消失和他们的价值的堕落，是一点儿也不习惯的。在家乡雄赳赳而在巴黎什么也不是，这是需要过渡的两个状态；那些太突然从其中的一个状态走到另外一个状态去的人们就堕落在一种消灭的状态中了。这位年青的诗人一向是给一切的情绪找到回响，给一切的思念找到一个知己，找到一个灵魂来分享他的最微小的感觉的，然而在他看来，巴黎却要变成一个可怕的沙漠。当巴尔吉顿夫人应当回来的时候，鲁先就到她那里去，但是他并



没有去找他那蓝色的好衣服，因为这衣服有点寒酸，纵使不说是破旧的话。他在巴尔吉顿夫人家里找到了查特利，查特利带他们两个人到岗卡尔岩饭馆去吃饭。鲁先被巴黎街上的急速的旋转弄得糊里糊涂的，一句话也不能够跟路易丝说，他们三个人都坐在车里；但是他却压住她的手，而她也很温和的回答他这样表达出来的情思。饭后，查特利带着他的两位客人到芜德维尔去。鲁先看见查特利的脸暗地里觉得有点不满意，他责备把他带到巴黎来的事变。间接税务局局长这次旅行的目的有他的野心的计算：他希望能够被委为一个行政机关的秘书长，到内阁去当员外郎；他来追问人家所给他的允许，因为像他这样的人不能够一辈子当税务局局长；他宁可什么事也不干，只希望变成议员，走进外交界。他自己觉得伟大了起来；鲁先泛泛的认识这位年老的美男子在巴黎的生活方面要比他高强的一位社会的人物；他惭愧受到他的招待。就在诗人忧烦不安而觉得别扭的地方，前任的公主秘书却觉得如鱼之得水。查特利用冷笑来回答他的情敌因为没有习惯而发出的犹豫、惊愕、问题和小小的错误，就好像老水手嘲笑那些没有水脚的初习的水手一样。鲁先在第一次看见巴黎戏剧中所得到的快乐刚刚好可以补偿这些错乱所生的不快乐。这个夜会很值得注目，因为他对于外省生活所有的观念大部分都暗暗的弃绝了。范围扩大了，社会取了另一种比例了。旁边穿得这么漂亮、这么新鲜的巴黎的女人使他觉得巴尔吉顿夫人的装饰未免太旧，虽然她颇有野心：布料、样式、颜色都不够时髦。在安古莲那样诱惑他的头巾，和每一个巴黎女人互相介绍的甘美的发明相比较，在他看来似乎是非常低味的。

“她还要这个样子的下去吗？”他心里说，而没有知道这一天正在预备一个变形。

在外省没有什么选择、什么比较可做：观看身材姿势的习惯



给这些身材姿势加上养成了一种因袭的美丽。搬到巴黎来，在外省被人认为美丽的女人却得不到人家的注意，因为她只是在下面的一句格言的应用上才显得美丽的：在盲人的国度里，独眼人就是国王。鲁先的眼睛就做了昨天巴尔吉顿夫人在他和查特利之中所做的同样的比较。在她方面，巴尔吉顿夫人也对她的爱人生出许多奇怪的思想。虽然他是异常美丽的，但是这位可怜的诗人们却一点儿也没有气派。坐在回廊上的年青人旁边，他那袖子太窄的礼服，他那乡下味的坏手套，他那狭小的背心，都使他变成非常可笑的：巴尔吉顿夫人觉得他有一种可怜的神色。关心她而并没有装出有意的查特利是用一个可以表露一种深情的细心来照顾她的，风流漂亮而和重新登上舞台的演员一样的安舒的查特利只在两天之内便收复了他于六个月中所丢掉的一切的失地。虽然一般的俗人并不承认情绪可以突然的变化，但是两位情人的分离总要比结合来得快速。使巴尔吉顿夫人和鲁先心中都渐渐的产生出互不满意的情绪的原因就是巴黎。在诗人的眼中，这里的生活越来越伟大，正如在路易丝眼中社会有簇新的面目一样。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只要有一个小小的事故，就可以把联结他们的连锁打断。这一个在鲁先方面是非常可怕的棒喝，用不着等多久的时间。巴尔吉顿夫人把他的诗人扔在旅馆里，让查特利陪着她到她的家里去，这使可怜的爱人非常的不快乐。

“他们要说我什么？”他一边想着，一边登上他的楼房。

“这位穷孩子真够麻烦。”当车门重新关上的时候，查特利笑着说。

“那些心中脑中有一个思想的世界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些要于长期梦幻的著作中来表达许多思想的人，对于谈话都表示一些轻蔑的态度，谈话是使精神货币化、使精神品质低落的一种买卖。”骄傲的纳格礼柏里斯小姐说，她还有护卫鲁先的神气，其实



这护卫大部分还是为她自己而护卫的。

“我赞同您的意见，”男爵说，“但是我们是和人众生活在一起，不是和书本生活在一起。请您注意，亲爱的阿纳斯，我看到了，在您和他之中还没有什么，我很高兴。如果您决定在您的生活之中放下您从来没有的兴趣的话，我要祈祷上帝这个兴趣并不是一位假冒的天才。您看错了！如果在几天之内您把他和真正的才士，和您所要看见的出色的人物来比较的话，您就知道，亲爱的美人鱼，您在您那迷人的背上所背负而带到港口的并不是一个富有诗才的人，而且是一个没有礼貌、没有价值的愚笨而自大的小猴子，他在湖姆可以显得聪明，但是在巴黎却变成了一个非常平凡的孩子！总之，这里每星期出版了无数的诗集，其中最渺小的也比查尔登先生的一切的诗还要值钱。我很厚意的请您等着，请您比较！明天星期五有诗剧的演奏，”他说着，看着车进了鲁森堡新街，“埃斯巴尔夫人给议院的第一等的绅士们定下包厢，她一定也要请您去。为着看您光荣起见，我要到塞利西夫人的包厢里去。人家要演奏《但纳伊人》。”

“再见。”她说。

第二天，巴尔吉顿夫人想办法凑成一套合适的晨装，要看她的表姐埃斯巴尔夫人去。天气有点清凉，她在安古莲的古董里再也找不出比一件乱加修饰的绿色丝绒袍更好的衣服。另一方面，鲁先也觉得有寻找他那伟大的蓝色礼服的必要，因为他讨厌他那件单薄的衣服，而他也要显得每天都是穿得整整齐齐的，希望能够遇到埃斯巴尔夫人或是无意中要到她家里去。他就登上了一辆雇用的马车，希望能够马上带回他的一包行李。两个钟头的时间花费了三四个佛郎，这使他相当的思考着巴黎的生活程度。装饰得最美丽之后，他就到鲁森堡新街来，在巴尔吉顿夫人的寓所的门限上碰到姜迪，和另外一个陪着姜迪而饰有好看的羽毛的马夫。



“我到您家里去，先生；太太叫我给您送这一封信来。”姜迪说，他不懂得巴黎的礼节，习惯于外省的素朴的风俗。

马夫把鲁先看作一个仆人。鲁先打开了信，从这封信里他知道巴尔吉顿夫人在埃斯巴尔夫人家中过了一天，晚上要到国立音乐厅去；但是她也叫鲁先到那里去，因为她的表姐答应她给这年青的诗人留下一个厢位；侯爵夫人很高兴能够得到这种快乐。

“她爱我，原来是！我的恐惧真是疯狂，”鲁先对自己说，“她自今天晚上起就要把我介绍给她的表姐。”

他快乐得跳了起来，而要在距离夜会之前的时间痛痛快快的消遣一下。他跑到杜伊勒利花园去，想要在那里一直散步到他要去维利吃饭的时候为止。于是鲁先就乱跳着、舞蹈着，快乐得满身轻松，在万叶台上蹿来蹿去，来回的观看游人，观看美丽的女人和她们的崇拜者，漂亮的男子，一对一对的，一只手臂在上一只手臂在下的走着，互相用眼色致敬。这个万叶台和博刘相比较有多大的不同啊！这台上所栖止的飞鸟而且要比安古莲的美丽得多！和欧洲的灰色的飞鸟相比较，这是印度或美洲的鸟类身上所发出的华丽的光色。鲁先在杜伊勒利花园中过了两个钟头的残酷的时间，他在那里很强烈的看到自己的身上而来批判自己。先说，他就没有看见这些漂亮的青年有穿大礼服的。如果他看见一个穿礼服的人的话，这就是例外的老头儿，什么穷魔鬼，从马勒来的一位收租人，或是衙门的听差。当他知道有晨装和晚装的存在之后，这位大为感动而有深入的眼光诗人就认识他的敝衣的丑陋，他那可笑的礼服的缺点了；裁缝的样式已经是过时的，蓝色是不正当的，领是过分的难看，前边的衣裾因为穿了太久两边已经互相的倾斜；钮子已经生红锈了，皱痕显出白色的线条。并且他的背心也太短，样子太乡下气，为着把他遮蔽起来起见，他就突然的钮上了他的礼服。再说，他只看见平常的人穿南京布的裤子。



体面的人们所穿的都是些珍异的优美的布料，或是雪白无斑的白布！而且一切的裤子都是一直垂到鞋底皮带上，而他的裤子却乱七八糟的和他的长靴的脚跟结在一起，干涸的布边显得和这长靴非常的不调和。他有一条两头由他姐姐给他绣花的白领结，他的姐姐看见胡多瓦先生和商都尔先生有这样的领结，就马上忙着给她的弟弟绣了一条同样的。不但是除了几个穷苦的人、几个老守财奴、几个严肃的官员以外没有一个人打白色领结，鲁先而且还看见在栏杆的那一边，在李波里街的行人道上走着一个杂货铺的伙计头上顶着一个篮子，这个安古莲人惊愕的看见这位伙计的领结是由一位什么妖冶的女工给他在两头上绣好花纹的。看了这个光景，鲁先的胸脯就受到一个打击。这个器官还没有好好的下过定义，然而却是我们的感觉的避难所，自从人们有情感之后，人们就把手放在这胸脯上，无论是快乐或是极度的苦痛。不要评论这稚气的叙述。当然在没有知道这种苦痛的富人看来，这有一些卑鄙不可相信的东西；但是不幸者的忧愁并不是不能够和引起世界上有权力的生活的革命的变动一样惹人注意的。而且我们不是到处可以碰到苦痛吗？苦痛会使一切的东西放大。总之，换别的话来说吧：请您不说一件相当好看的衣服，而说一条大绶、一块勋章、一个衔头。这些表面上看去的渺小的东西不是曾经使光荣的人们忧愁过吗？衣服的问题在那些想要他们所没有的东西的人们看来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总是使将来占有这些东西的最好的工具。鲁先想到那天晚上要这样的穿着到这位王室大臣的亲戚埃斯巴尔侯爵夫人面前去出庭，到这位家中来有一切种类的选择的人物的女人面前去出庭的时候，他就不禁浑身流出一阵冷汗。

“我的确有一位药师的儿子的神气，真正的小伙计的神气！”他气愤的对自己说，看见文雅漂亮而风流的圣日耳曼镇上各贵族



子弟从那里走过，这些年青人都用轮廓的细致、风度的高贵、脸上的神色使人家觉得他们都有一种相似的举止；但是他们都在各人选来表现各人的价值的格式上彼此不相同。大家都用一种场面来显示他们的长处，这种场面在巴黎是青年男女所共同了解的。鲁先从他的母亲处得到体格上的宝贝的特点，是从他的眼睛表现出来的；但是这种黄金还只存在于镀皮中，还没有经过冶炼。他的头发剪得不好看。他的脸孔不是高高的顶在柔软的领上，而是埋在陋恶的衬衫的领里；他的领结一点儿也不结实，使他不得不倾下他那悲惨的头部。哪一位女人能够从他那从安古莲带来的长靴里猜想出他那美丽的脚呢？哪一位年青人能够从他到现在为止还以为是礼服的这个蓝色布袋里来羡慕他的细腰呢？他看见在雪白发亮的衬衫上有可爱的纽扣，然而他自己的却是赭色的！这些漂亮的绅士都带有非常美妙的手套，然而他的手套却是警察所带的！这里一个调皮的拿着手杖，那里一个穿着一件有金钮子扣好的袖饰的衬衫。对一位女人说话，其中的一个就绞着一条迷人的马鞭，而他那带有一些水泥斑点的裤子的许多的皱褶，他那响亮的刺马距，他那窄小的旅行礼服却表示他要骑上一只和拳头一般大的老虎所抑制的两匹马中的一匹。另外一个就从他的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只扁得就和一块一百苏的钱币一样薄的表，看了看时刻，好像是太早或是太晚去赴约会的人一样。看到这些鲁先所没有忧虑过的美丽的琐事，一个必要的浮面的世界就出现在他的面前，当他想到要得到一个美少年所需要的庞大的资本时，他不禁发抖起来了！他越是钦佩这些满面春风的青年，他就越觉得自己的神色的怪异，一个不知道自己所走的路要通达到什么地方的人的神色。他走到了王宫，然而却不知道王宫是在哪里。他问一位过路的人罗佛尔宫在哪里，这个人却回答他说：“您就在罗佛尔宫。”鲁先觉得自己是由一座地狱和这世界隔开了，他问自己到底